北磵文集

共五

三之四

來

へ20
1283
2

宮內省圖書

北磵文集卷第三

大雄寺記

行在所直北四十里寺曰大雄舊曰上保安開運四年鄧氏作
鎮時建治平二年賜今額地接良渚峯嶺秀野水通安溪沃壤
綿亘山無潭湫蜿蜒汐霪嘉定八年夏大旱港斷潰絶者數月
群望不孚此山出雲雨近畿有烁　朝廷寵嘉封爵逮祠錫賚
鼎至始郡祥符寺僧覺定偕方外友慶端相攸居之經始之志
克艱克勤壯規宏模儼然在目三門兩廡再造於建中靖國元
年則子殊有方起廢於風凌雨震之餘懺堂之作於崇寧三年
則子純悉力於時和歲豐之後髙敞堅好州里鮮儷肖[redacted]無量
壽像作懺悔主為衆庶滌過雪非宅心純想之方子欽晚出才
具絶人喟然歎曰是刹之作也亦既久矣殿者所以舍佛表出
尊特其可缺乎庋才鳩工遍扣檀施祁寒隆暑不小休卒有成
於政和三年越四年使有常有威造佛菩薩天龍給侍如七金

へ 20
1283
2

山與殿脊稱至是九所室有不可以加矣先是有常結界以落
之以禦諸非律儀其法曰天可陟吾界不可入地可陷吾疆不
可犯應不吉祥不俟禁呵勇自退舍於廣漠之野而無何有之
鄉此常之心也若夫三災彌綸心為本根弗鋤其根圖蔓難既
乃於是中自焚自溺窮盡未来庸有了時毋使吾常徒用其力
故併書之以授愛堂併告来者愛堂雅善予如湛其名嘗主黃
檗十二祖大道場云其辭曰幢刹之興存乎其人其人伊何駕
大願輪南度以来寺滿山谷願輪不馳器滿則覆惟我大雄一
燈相尋百禩榮勳逮于雲仍厥惟艱哉如此其久豈不務速務
以不朽龍蟄于山實寄豐凶緊亦正直相吾鼓鐘

假菴記

淄川王識之束髮自立汲汲為善掉鞅塵表強安四隅榜曰假
菴宅心以仁遵路以義蕭洒茹茨剖破藩籬洞然八囱眇然一
枝借書東家分照西鄰優哉悠哉聊以卒歲假於人者若是其
假乂者豈止是而已古已往矣書則古人之糟粕餔糟啜醨浸漬
沈酣歸瀋泊寐寤之根發胸中至味之蘊殘膏沐新賸馥騰遠有
英可擷有豔可摘藻澤萬彙沾溉百世將假無言之言而強記之
忘言也假無聞之聞而強聽之絕聞也譬夫水飲豈傍睨者知夫
寒暖之節則必萌異同之説異同之説不息則安知吾之所謂假

常熟縣大慈寺鐘樓記

千鈞之鏞不栄百尺之高而簨簴之則停輪息苦警昏導迷何
所妄與寒山夜半聲到客船非衲子明心即詩人得句昧者往
往以是為迂闊不切　不知美教化移風俗王者先務而心華
發明照十方刹亦豈細事大慈為福山望刹創梁天監中長江
橫陳五峯擁環古木夾道童童如幢寺昔中微木亦就槁及其
再振木則重茂大鐘橫撞僅在平地厥聲弗鉉不足以發深省
文遠欲造樓未幾而寂其徒如瑮了此緒績不日而成嘉定九
年三月既望也翬飛半天遐眺無際寺與樓稱鐘又稱之貴幾

萬緡始遂欲市田為山家經常計幡然而作曰市田非比丘法
則又反諸檀施施者不受願聽所欲為至是舉以權輿其事餘
出於其父母昆弟走飛来比𥨊謁紀歳月余語之曰昔䛐默大
士云身為比丘不導父母於佛法中謂之不孝是役也于以繼
先志又豁父母昆弟施心一舉而兩得雖然曩見子擔簦負笈
問天台之旨於諸老之門今復見冠冕多衆於古靈山晉進不
已至於厭飫心初而流通所學以壽佛祖夫如是又豈特孝於
其父母哉萬緡之樓土木之事耳吾所紀者在彼而不在此

彰教法堂記

土必腐木必蠹堂則有成與虧法存諸其人未始有成庸虧耶
彰教法堂五間第十七代法中建歳月莫可考寺無耆宿與夫
識載也覘床屏陰題云元豐七年十二月二十五住持修穆造
屏植於堂堂必先豈七年前所造耶隆興元年九月十三第二
十七代師宗鑑蓋則見於梁與題逮寶慶二年弊而不可為矣鼎
新之權輿於十一月十五成於三年三月初七柱踏舊礎崇增
二尺三寸敞小閣支寢堂之上楹挾以兩祠宇則鄉所未有惟
堅罔惟侈惟壮罔惟靡彫刻文藻皆勿用取才於家山取飯於
家田取財於施者不足則貸相是役者豫章西山碧雲菴四明如
潔落成之日四衆聳瞻謂余為能殆不知余方將謝不能也噫
美輪美奐苟固非余心初所由志危而不持顛而不扶盍亦求
余所謂法存諸其人無成與虧也何故

泉州金粟洞天三教藏記

黄老于漢佛于晉宋二氏之書滿寰宇聚則衝棟載則汗牛何
其多乎多耶問其數各五千餘卷與秘府牙籤相下上巾冪嚴
秘往往過之金粟洞天在泉南勝處住山人疑雲黄去華捴三
家之書于山中寘諸大輪藏所謂藏也者藏也涵藏之謂也蔵
諸名山古也或病其以二氏之書亂秘府妄意求合孔氏噫合
其可求乎求而合不勝其不合也苟不可合雖孟賁烏獲之勇

之力不可牽糾而使之合不可離也雖強分之視勇力烏乎施然則離合有常理不在呶吹齒舌間也天地間大物莫如海百谷東輸未始見其盈尾閭泄之未始見其虧而與百谷同一味曷嘗求合於百谷既至于海矣海則曰尒江耳河耳淮濟耳盍各安尒甲乙之序涇也渭也亦正尒清濁之分然後去貪取廉旌芳絜駈滓濁俾各從其類雖蹄涔之陋罔不藐夫海失長百谷之道強為是區區之别不可得也夫如是庸詎知吾求合於外耶善乎制國王文公荅曾子固之為言也善學者讀其書惟理之求有合乎吾心樵牧之言不廢苟不合諸理周孔吾不從吾嘗紬繹斯言而志夫學隱然得之於中東海有聖人出焉此言合也此理合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言合也此理合也故萃天下之書使天下善學者博觀約取離乎其所離合乎其所合也

書東禪浴室壁

僧園四事外所當有莫先浴室大火三伏金石流土山焦汗浹浹如雨執熱不濯必鬱滯熬燥憒憒如酲冲和之微幾何而弗傷傷則病病則欲為毫末之善了不可得東禪浴室新於紹定五年冬起數十年廢於寺僧惟一之手一之為也亦難矣萃銖裒錙基此役未嘗開口語人有施輒受受輒適義所受既義人樂其施束薪如桂得三十畝負郭於章氏女為樵采之直費緡逾萬弗務速弗侈靡弗規圖以豐豪囊弗勤衆以淫土木區區求紀載為鑽貴扳勢之具有正因衲子調度乃榮其勳勞識諸室之壁爲是數者之勸越明年季秌既望潼川北澗云

四無室記

問宣子以内三術為之主立性具之体以外三術為之張發身器之用遐榻擬古曰無生窟篆裊碧縷曰無聲漏爝火不息然無盡燈落日懸鼓觀無量壽不越尋丈扁曰四無於四無中間清泰津或謂余曰燈即佛身鏡即佛界於此界中復有滇渤彌

盧原隰丘陵草木鳥獸人及非人俱從佛生得佛法兮云胡西
墉設象注想不務内觀區亾外馳則語之曰見月執指執與忩
指忩指執月與執指同燈即佛身鏡即佛界子知之矣不知鏡
即月也而佛與燈不一不二子識藥矣未識藥忌藥忌反毒益
壅病帶望吾四無適越而北轅日騖日遠只益背馳因作而歌
曰鏡非月燈非佛了了見竟何物雲無帶兮無畛派金西頹絲
髮無隱

千佛院記

距余故廬未逮一舍縣曰東関縣之西岡阜秀整龍嬌鳳閣一
峰横溪陰作怒猊反擲石飛峙其上層出千佛莫知幾何年歲
間有刻湯不可讀里社禱木旱禳疵癘如響荅慶曆二年彭氏
造殿舍佛號壽聖院某年月日改廣福子原者張氏子蚤頴異
走南方扣耆宿執侍天童宏智覺禪師奚得其旨沉潛燕默以
晦其所有余四五歲時大父行輦指以示余曰是有道者也創

大閣於淳熙丙戌擬内院以奉慈氏垂成而死法會寖終之慶
元庚申敞新閣以斿舊殿之千二百應真輪奐與原所創儷居
無何而會亾絕圓舉緒役然後大備兩閣翼然煙霏間與溪山
相領略補空缺而來粹奕部勒一丘壑鍾英毓華豈獨發為人
文抑又以境攝人起其所固有之善油然於心初善益善惡居
敢不悛此原之志而會與圓之善巧會之徒了曰訪孤山南宕
隱居言其詳而請紀述故書之余老矣浩然有登樓之思尚須
杖策倚檻退眺幽尋援毫而賦賦罷而歌以岦原與會而與圓
相勞苦

樂境記 湖州

余既覹樂境之榻主人與余倚檻奐奐憶濠上游作濠上吟倚
楹而歌曰適兮居樂兮奐所忩者余又安知夫奐夫奐與余怡
怡兮愉愉主人莞尔而作曰異乎吾所聞吾師西之酣酣上池
軍軸九花一花自題故吾狀所樂之境而致其思冀九我同盟

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信夫子之樂夫樂吾為子不取余於是原其樂窮其自亂之以曲然之雅而系其辭曰胎蓮命慧之提封地之嚴淨俗之粹美退嘵窮空樂藐四禪載諸契經雜諸傳記無有苦相乇土鮮儼豈數畮之宮窮土木幻培塿瀦清漣種芳鮮以跡涉擬虎眼漩洄所同日語雖然我知之矣惟心惟國惟性惟覺玉芩陁利泥滓芳擢五濁不垢一埃弗着是樂也可以斷百非之鞅可以釋九纇之縛昧者昧此而小夫樂

福昌院記 鈴雖

游源溪塢間當重山之陽寺擅其勝建於唐長慶四年逮會昌五年廢錢吳越時號永壽大中祥符元年賜今額後一百九十二年結九夏制方含食於堂則自題詮始杭之普濟師鑑者發蒙於此晚歸自方外與淸凉行仔圖振厥緒先輪藏而鐘閣法堂兩廊次第皆輪奐市田三百畮歲入七百餘斛可給千指剛數百年巳廢之蓋嘻亦勤矣然廢興有數也長慶之興也莫不欲子孫世世壽域中一善之成會昌之廢也莫不欲父祖世世壽域中一善之敗成則長慶成敗則會昌敗福昌固自若也然則再造於吳越策勳於鉅宋豈偶然哉咨尒鑑泊尒源與仔尒維一乃心毋維周予聽守成之難難於圖成燕安之毒毒於艱勤謹終如初率人以誠扶此勝幢勿欹勿傾勿負節衣輟食以為施者是謂報吾君以及吾親

資壽寺廬舍耶閣記 予江

崇閣華觀祇樹之制相望皆有七莊嚴藏之一体茍以土木之役須動觀聽則不耕不乘何自造祖宗之誅蓋依經所說以境攝心起其所固有之善油然作於外物轇轕之際俗日益下相陵相競日益勝方其忿時莫知自懲亡其身及其親不暇顧雖嚴刑峻罰不足威過塔廟必稽顙舉手是孰使之然耶隱然於中者不自泯也資壽之閣嘉定三年住持善通作寶慶三年無聚智湧登閣而喟然曰美輪美奐昧者未必弗以為游觀為燕

晦失創建厥旨遂實以琅函玉軸五千餘卷一一牙籤標其目中設廬舍那補陁大士壯麗與閣稱凡厥聞見莫不善湧之爲咸謂其無忝厥祖無着大士故家遺俗而成就者如此以偈賛之曰報身圓滿輪補陁小白花琅函五千軸一一懸牙籤光燄日月明複道出雲雨哂乃如幻人幻此如幻境欲度如幻衆成就如幻事是事實非實不實如空花静寀蛩複圓及與第一義亦與如上事非同亦非殊洞開樓閣門入已還復閉童子歛念時不隔一絲毫

資壽寺永豐莊記

市田非比丘法馬祖百丈以十方共住為叢林則塚間樹下者有所歸宿自是資生儲畜寖成俗建幢樹刹施宅土營廈屋立常産大如甲第小若編戶有業則賦與衆多則用繁必經紀於其能集事者掌會稽謹出内制盈縮不足則持盂四方此姑蘇資壽禪寺永豐莊之所由作慶元三年常之無錫淨慧禪寺僧妙瓊妙祖倡二丁人以次哀金洎衆施營膏腴一千八百五十四畝縣官折而復圍者半田舎農器稱是可裕數千指洗鉢之急資壽有田自瓊與祖始方其心初發時此田已具微勇往精奮忍寒苦甘淡泊確乎不可拔百羅弗悠順慼逆境尚何以集一事若毛髮比況千五百畮有畸之田哉洛尒衆欲登加行地必先資粮適百里者宿舂粮適千里者三月聚粮佛道長遠久受勤苦乃可得成佛語也百里千里之不啻上上種性則一超直入鄉者大城我所化作爲止息耳則法華具載所詣之地果安在而中下之流亦復小憩所謂資粮豈專在黍稷稙稑與夫禾麻粟麥倘受此施終日飰一米未始嚼着或不動口已咬着沙則瓊與祖畢命為期盡瘁於是所成就者亶亶乎其難也何憾焉故樂書其事而紀其歲月又系之以辭曰飢兮寒粥兮饘饘粥之餘既磨既研志斯堅石斯穿終之以得兎忘蹄兮得魚忘筌

九龍山重修普澤寺記

梓邑十山川俱秀整發爲人文盖有所自來唐盛時文章顯者有之智術顯者有之殆今未已也鄭甲九邑饒沃壤美風俗煮海之富供縣官一水一石半在少陵品題中九龍亦佳勝普澤寺踞山之陽故老相傳作於唐歲月莫可考考於圖經無聞焉家古記不及釗始淳熙癸卯祖輝新華搆擬天台方廣名半千尊者丙午復造重閣煥麗擬內院以奉慈氏兩朶翼然會二十八祖於其下不十年榮成績至是盡瘁九年之弓也了相嗣厥志不墜振始吁亦勤矣方其權輿之初無一錢直貲輒數萬計莫非求人求人之難難於梯天不知幾摧挫幾頓抑譏呵哂誚斥辱困折之不顧乃克就此種種莊嚴使客騎封蔽者一歷耳一屬目蕩無畛畦本有之善油然而起善種芽甲惡習殄殞夫豈徒殫財力須觀聽事土木丹碧炫燿浮俗然後爲得也嘉定甲申季秋既望輝諸孫宗印爲余言其詳余方堅卧小朶之陰鄉夢曰栩栩想念存注歷歷冥現如登春臺心空目明萬象掀露了無遁形又若翩然適華胥氏不皇不王淳古粹表作是觀已兩忘去來如睡夢覺如蓮華開㕦印比丘執柬援事毫忽不遺悉書以記

妙湛延壽堂記 平江

疾病相扶持無憾於養生送死以明王道之本佛世寢古建幢刹棲冷灰槁株蠟穹德茂者却塚間棄下嵐昏霧蝕之患又爲省行堂以別不老不病欲其循省日用事若學之正偏業之勤荒行之缺全思之沈掉好惡之失中喜怒之或私利養是崇進修是怠應病授藥法惟一味以治其內劑砭鍼艾以攻其外正命小康幻體亦寧或又謂之延壽堂延壽云者延此者也壽此者也非人間世短脩延趣之謂也今者反是樂便安者巧圖其居耽燕佚者曲求其厠先之以貨賂申之以強援弗知應與遜爲何物盡攻致曲嘷知志於道者袖手傍觀泚顙甚背忍死不

為也一念之忍傲睨黃髮鯢齒杲然困踣於其外祖宗成憲遂
為具文往往大叢林亦如之今妙湛鼎新斯堂故書近世叢林
墜典以告覆車在前巽葦斯幟雖然水沫已焦匪石匪金燕安
鴆毒少壯勿恃羨疢惡石老庑無忽作如是觀以度生死則住
山月岩某之宰制耆舊執事某之裁割勤勞百囍不徒其為是
役也作於紹定三年仲夏晦落之於冬書雲

慶寧僧堂記 華亭

慶寧自某年月日智圓創建若干年殿宇廚庫容衆之具凡所
當有次弟而集者其徒師訓之力居多又若干年而僧堂之役
未舉緇白之有力者未嘗過而問焉今成於圓公之孫訓公之
子古鏡文杲祖作之父述之子成之君子曰善繼志也僧堂之
作非古人意古無招提况堂耶自枯木留香後天下較奇策勝
暈飛炫燿床榻函几惟恐不壯纍甍疊甃無霧霾風雨暴露
之慘既適既寧精勵勝進當諳徙異時掾間劃下不三宿昔何
反無聞焉方其滑棐跳標一單三椽正旦者莫不凜然反觀揚
然內求絕意死生榮辱外形骸於死灰槁木志節獨苦於塚對
閒不相下充其所學飫其心初不悠先聖決定明訓然後以其
所覺而覺他人荅此信施昧者反是苟安宅形冥冥鳥鳶念念
臭腐坐馳於庸鄙溝雜今夕何夕颯然白首入生死輪出沒異
類靡所底麗展轉酬酢無有窮已於戲釋鐵岩迥燕坐石冷赤
城華頂萬八千丈我念昔者峻躋巍陟日死魅匿草腥虺落百
世之下道震吳越舉此話頭夜款古鏡惟此古鏡是則是效菩
心松筠制行冰檗不獨居此堂無媿焉抑又率人臻無媿之地
欲鏡余文余則有媿紹定四年良月旦潼川北磵記

崇聖院記 江陰

常距江陰逾百里無招提衲子暮夜投逆旅與商賈雜秋潦冬
氷宿再或信賓戾三尺而百丈所呵尢不小貸利對於此中流
一壺也丹丘智覬早出於外見聞頗習惕然不啻飢溺歸白父

毋顧得所當予之産之直父毋予之卷而来兹既營雜奚益白
克昔襄儡兢積分毫相倚筴塏插草成梵刹九所當有者次第
而集作於紹定元年越二年白禮部給臨安府錢塘縣崇聖院
廢額甲乙焚修以待雲水訪北磵隱居倫次其事乞紀歲月則
謂之曰天地間寧欠尔把茆也今夫人之子子曰伊吾上口必
曰譯氏熾王澤熄王澤熄則害中國蠹四民又何汲汲此役嘆
其嘆哉觀曰子何見之晚也六驛渡江𡨎而至者翼起為侯伯
戚里內侍賜寺恩寵厤父祖金碧照耀西湖南北操攫入其門
一世閧然興廢泊煙冷燈盡之不嗣與夫豪力盜攫而不復振
者何限我之所作拾其殘弃之餘移實荒寒弥絕之地俾緇白
不相紊避三尺百文之禁孰曰不可子獨不聞荆國王文公云
方今亂俗不在佛乃在學士大夫沉没利欲歐陽氏則曰脩仁
義以勝之仁義勝吾死無憾余不懌其言不能敘也

興聖寺大悲閣記 華亭

具千手眼若兩目兩臂而不自多登地已前未易議運兩目兩
臂若千手眼而不自少等覺妙覺則多多益辦過此以往則傳
地無量聖身塵塵沙刼作所難作辦所難辦從聞思修入三摩
地獲二殊勝始一目二目而千萬目乃至八萬四千爍迦羅目
一臂二臂而千萬臂乃至八萬四千母陀羅臂目自鑒覺而不
知鑑覺手自執捉而與執捉忿各安所安不相違礙手眼可盡
其應無窮如風行空吹萬不同或不鳴條濤山撞舂及其止也
亡囊孰封如月初上清滉萬水影分無數月豈有二及其入也
銀瀾罔閉如春在花如意在弦意兮不傳春兮不言倥侗小智
卧酌聖量如蠡測海擬熾燎原又如敲空欲諧金石不知入入
圓具此妙借燈王座初非高廣大莊嚴藏本無門鑰紹興九年
十月華亭興聖寺火千手眼大士巋然无礙中命歸衛氏載之
以歸居無何夢好女子詣之曰盍送我還覺而異之曉香拜像
前恍夢中女子惟肖涓吉護其入寺諸僧堂乾道初議整綴殘

欽大學政議公某實為之仍寺僧悟相其事像復完好光燭霄
漢行恭惠公自蹟光所自得之於道跣右趾聚族而謀曰洪覺
著雪陰翊芳治宜崇閣以葺事芳雲淨藏如瑩擢然相和未幾
恭與雲遊淡而道瑩门消昔如斯志未嘗往也湎借一臂力以
畢余志自淳熙初訖嘉定癸酉嘉平榮勤茹苦三十年乃克承
奉大士於中梅道上安三世佛藻棁爍霞丹楹煥日翼然横陳
出雲雨上諸莊嚴事莫不偉特宏考績而嘉成功故系之以辭
曰泠泠兮蕺熏焚炎兮廪而山移兮數莫移玉石兮混焚玉兮
混其錢之信由衛而敬信既乎所歎若盡載飾兮載完光奮夜
兮十寒碧瓦兮層暈被道兮雲齋納月兮璇題煥金碧兮陸離
同盟兮安之侯如瑩兮一變

超果寺懺院記 華亭

懺不在堂在乎本心至到懇惻循省往謬自愧自悔一洗滌已
永斷相續纔萌輒覺毋使滋蔓以事法題事融理徧是則名為
真懺悔處功用歸至巳第二月佛言世二徒兒一不作二能懺
不作則自至於規矩準繩視聽言動焉往而非中焉往而非正
能懺則發露發露則克己己私既盡白圭青銅一經磨拂永謝
塵玷雖然未若不作之為愈也懺摩改過也改過不吝聖賢所
貴過而能改善莫大焉皆徒者也徒生勇大勇也義理之勇非
血氣方剛好勇鬬狠之勇也不然疇能一鉏永盡辭帶如焦穀
芽如石女兒華亭超果寺火後獨懺院未復比丘法元視祖居
遺址久矣苗裔乃斬榛棘因其姐氏易簀時餘粧仁嶽
結瓮付元琅琅遺言務成此役元十了不及其私悉陳音男子
生死之際不甚過元感其誠經營其長洎猶子某氏之施市材
選良鳩集擇人作於紹定四年二月二十八丁工斧斤不日成
之高廣雄壯輪奐鮮灑懺室禪寮禪觀靚邃飯食經行解衣礎
礴各得其所然後禮施市田各為行人了一日入期其綿綿瓜
瓞與此懺利他自利相終始因作而言曰萬生擾擾均為目前

之誅一息惶惶誰作身後之計若元之奴氏者日前身後俱無
憾微元又孰使承其訖

九里法喜院佛殿記 吳江

毘尼之制晉魏所嚴尚矣斥像及殿德山也既而復其故何前居後恭也耶吾嘗究其說矣別傳之妙在直指即吾心見佛性天真萬惑無相萬開皆吾性具見量方其柄此能事壁立千仞說教函之固乃以兩雄不俱立為之說使大乘器一超直入華玄覺向上人遂有巖頭雪峯勃然作興鼓行而南昭昭揭日月方是時也斥斯振作斯起是謂不壞世間相而操縱自若也佛者覺也竺云佛譯云覺或曰能仁以仁覺人曰大覺中雖宴逸不啻秦火力排痛詆於雄辯之口而不加損極崇盡敬於不世出之主而不加益口舌信信愛憎紛紛只益自勞匪戾吾正法吾大殿之再造也偉特壯嚴冠冕衆刹爰有檀度葉為著姓富而知教措式里閈寺之文顯或詮素以質寶務人卒賴其族風動信施五六比丘從而和之作於紹定戊子某月越二年二月而成然後應日師永遊佛及侍衛如七金山十八開士序列左右使見聞若若天台悟旋陀羅尼於法華見靈山儼然未散既識其實而系厥辭辭曰空王嗣芳遺像有巖出世間載仰戴瞻踞芬陀花若聆其音即而扣之寂寂若聽其果瘖則為語佛曰其有聲厥聽斯惑有無兩忘其聲琅琅不溺激風舌相廣長徧覆大千說塵沙偈偈無數字字無數義義沿字尋義入海算沙得一實義如空中花空花無蒂義叫根地歸根反初十方並照雲斂義天洞然八荒巍巍總言海印常光

喜祥樓記 通泉

事神如事親神則享薄親而厚神神則黷然則非孝也聰明正直若弗享或曰敬鬼神而遠之既聞命矣未聞孝則謂之曰孔子稱禹曰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未有孝乎鬼神而薄其親者也蘇悅之之拓也遷廟於夾趾靡正廟之側

架飛樓於空巖遽藏男子之祥而乃其後益得其神如事親之
道作於嘉定丙子九月十四越兩年而成輪奐不減白崖白崖
今日玉屏隔江有廣拾遺陳公亭下余少時往來廟下望玉屏
如削樓觀特嵌岩如化出某年月日厄於火新廟余見也少陵
杜工部過射洪作詩五篇至今山川爲之增明拾遺讀書堂在
金華山并故宅則謁其二一語不及補遺今黯然有遺恨鄉重
其德名節爲風俗激勵諸奇偉壯冠之祀鄉辭以補其闕宜修
歲時之祀若歌之辭曰雲生兮洲西樓[illegible]迴兮雲低縹緲兮屏開
横翔兮水中[illegible]翼翼兮天四垂駟晴虹兮辟凌標兮[illegible]兮陽精
慘兮陰機人歌吉祥物無癘疵豐潔兮盛粢社酒兮淋漓撫長
江兮載醨

澄心院藏記 通泉

佛所說經一味之雨三草二木所澤各異根差性殊豈雨之咎
惟軸之滴匯海莫容大心須溺乃克堪受涵攝其[illegible]我曰藏運行
其說曰輪舍藏無以蘊其奧非輪無以發其用第二義門特出
巧思制成八觚八面玲瓏面面層室以貯琅函以絢金碧以擬
視史大莊嚴藏樞正厥中以靜以應一機潜發飈風疾旋若翻
地軸使海水立溢胸決背潑尔如砥曰此權道會心以境嘉定
五年三月初十通泉澄心蘭若殿以寘藏十二大士瑠璃光熾
盛光幻出環堵岩石閒儼然大光明藏各質所疑又疑東乃塵
剎神力斷取聞輙意消况見者耶此祖意覺證善巧所自出法
花先造大部四合八百四十卷祖意覺證又足以五千四十八
卷是役也動以萬計倒橐不留一錢直餘出諸施者落之於嘉
定十五年七月二十三十年間関亦勤矣噫經來白馬寺止四
十二章先覺諸賢華竺接武所致若半滿未具取一闡提生公
受擯再譯法華什師蒙恥壁觀沙門則有楞伽四卷新州樵者
止聞金剛半偈小龍湫破句讀於海眼任灌家未終軸於圓覺
藏乘之備莫盛於斯空極玄臻與[illegible]心契初眠前日相倍蓰曷

友家亟人無間焉雖然彈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余喜澄心記識無缺文也亦作是說

鶴記 常州天慶觀

鶴可狎乎九皋戛然不可狎也最常棄軒倏然而來也何故回初度學回者畢至鶴也胎仙甫知夫弗與回騫騰下上於瑤瑟三疊而婆娑焉或曰誕或又曰百獸率舞於擊石拊石樂之和也與天地旁實人和發於天地間而胎仙格又奚誕若夫玄覺逕飛縞衣翔鳴步虛古壇冢陽廣庭聯斯覿聴斯聆是日也歛陰縱晴聳瞻萬人

長興獄記 代人

天下之至平莫如天子之法側持則欹古今之常道莫如聖人之經不通則泥囹圄則盡其情偽而後付諸法引經以參證俱不失其當子廷尉時天下無冤民用是道也後世獄市若龍斷豪壑則讘讘豪巧誘則讘讘巧利啗則讘讘利禍怵則讘讘禍苟可以利已害人者靡不為也死於箠楚死於桎梏死於凍餒死於疾疫室堂之生遂為瘡痍無所申愬之死天子之法適足以蹂躪其私余試茲邑諸老先生懼余不足任此繁劇則謂之曰昔為此邑者亦人耳前政之善吾師之不善不由也苟擇其易將難者誰屬乎既至視板帳梦如絲會稽之籍爛如麇討之所聞則老姦猾胥支辭蔓說靜而求之而不得其朕眇而索之慘淡意象差一二相應既而軒豁呈露盡得其要俗雖悍不鄙夷之訟蹊隱不淹回之信稍孚九所以固陋者一日必葺獄冢圮岌岌欲壓囚繫在其下輒慄慄遂痛自撙節而一新之併不幸而至是者得其所示以字民者加惠於此一本於誠以吾之誠格其所固有之善相警飭於一家由家而井由井而鄉由鄉而邑仁不勝用矣然則悍俗之與囂訟抑有瘳焉是役也作於其年月日遠月日而落其成

北磵文集卷第三終

北磵文集卷第四

澄心寺華嚴閣記 通泉

佛冨貴具諸雜花雜花冨貴備諸大莊嚴藏不得其門則重重帝網歷歷鏡像無邊刹境何自而覿閣名華嚴作而象之然則行布圓融理隨事徧圓融行布事與理融理事一如事事無礙而上下金碧較奇盧巧曲盡人為豈能彷彿是故童子斂念六扉洞開於慈氏彈指聲中及其既入六扉還閉譬如壯士屈伸臂頃果圓曠劫不覺不知身徧諸樓閣中一一樓閣皆有彌勒從初心至究竟處種種事得妙法門與諸前關如海一味得此味已無量差別無量藴奥瀰瀰之間二百建瓴之峇二千於此味中彈指可了是謂童子一生成佛淳熙十五年澄心院比丘覺迎建大閣造善才南詢百一十城與所詢知識於其上繪二十五圓通於其下則師照智演為之徵三比丘願力所成訪何以格檀度樂施而遽厥功也踰歲幾年落其成而系之以辭辭

曰陽晶升雲岑樓光明溟渤瀾生畎澮後盈月印萬水罔間渭涇風鼓衆竅飈飈同聲法霆始震蟄戶撒偽意大乘器即覿厥成如日之升如海之渟如月皎皎如風泠泠矧乃中下其智孳孳既自滿假文飾厥貞吝衒其照爛火腐螢揭來會中聾視瞶聽遂使巨鐘嗑于寸莛是閣之作性儀惟刑盡於是中破塵出經

長與箬溪樓記 代人

舊亭枕谿因谿得名某年月日某建縣有重客館穀必於是閱歲滋久屋老弗治流爲旗亭躏跡不禁寖圮寖斥椽差梠脫簷垣委頹吏因簿書期會加以悍俗囂訟汲汲刮決日不暇給及瓜者欲去未行逆旅狹隘回翔意緒庸免悠然獨酌栩栩半炊之嘆於是喟然口與心語曰萬室之邑舟車要衝因仍固陋若是其至也乃紆厥思規橅於胸中未以語人一夕風雨仆亭若相厥志豈天地間物乘除於數而存諸其人耶抑山川之需思革其舊而新夫清淑之氣以振厲文物耶於是準直市才偫其樂輸鳩工於豫不欲其時撤亭而甃樓若干楹於亭址作於某年月日迄某年月日而成略其巧堅以圖其久去其層壯以圖其剛學宮再新相與面勢練澄漪漪半樓夕霏鴛鋪翼翼崇簷曉碧市聲遠耳萬竅風止下雲露青雙瞳電明部勒山川氣象減一都會可以拊長筵履清流篘休暇餘景婆娑吟嘯商評得失來無厲於民以告夫忘尚與我同而登斯樓者如護香廬嗣而振之俾勿壞因作而歌曰安得大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城再歌曰安得大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其世魯敢用前聞以俟来哲

善峯圓通閣記 空與代人

徹心心忘執忘自戕辯見見泯執泯亦尔瞿曇所以家初開示如来齋因為新學修證之本策勲齋曰安住大乘勵大乘器擇圓通機應圓通根以教阿難及諸四衆文殊承旨領此妙選二

十有五登地亞聖各陳昔因補陁大士青蓮萬中鎔雖審諦弗
當其根是故大士獨住斯託眼既開隨耳亦見見六用互舉非
證不識此方教軆其惟音聞聞性精明所入常窮風瀲偃溪磔
茲庭竹若合符節如空涵空自昔至今得此門者其數無量終
盡未來巧冊莫數開名圓通蓋取諸此假圓通根從此中入尓
時於倜從座而起駕言出游步向上層式瞻輪奐倚楹晚眺賀
燕未乳來友鶯老悠然一聲啼破幽寂方是時也普門不鑰洞
開六扉八面澄鮮昭晰萬象塵刹幢蓋蕤蕤原隰窈窕澗壑嵌
谷遼霄山雲溪月莫非大士小白花岩自宅受用境界種種殊
勝種種莊嚴如莊嚴藏宏博壯麗不勞彈指如大圓鏡物來斯
照如帝網珠交光相羅影見重重無在不在則是閣之作也直
顯勝妙家風革人險隘邪僞同歸廣大之正惡習日霣善日穎
脉更冏衛磨丕變風俗帶牛佩犢知所深恥是道也佛四智中
成所作智之所成就予往住山其關此妙而發明之故申之曰

透山兮泠泠蜿蜒兮沕沵璇題兮宿雲呵護兮山之靈

大軍倉廳壁記 鎮江代人

各放基兩漢餉道不絕也淮東一道貔貅萬竈所仰給厥任重
非錯綜精練之佐分掌出內會稽雖有應變宏才偉略終勘於
獨振倉實兮使長總侍其官發軔之地毫忽利病罔不備悉每
以獨㶚䫂白諸朝乞去甲仗庫官別增監倉一員依舊銜止添
蕭監甲仗庫五字併事集力裕若已蒞事時等而上之逮今使
節驗蒞黃閣紫禁而惠被四表自某官至某官歷三任壁記未
始建恐致作之自久而不聞遂疏凡居是官者在官之日與夫
爵里名氏悉書於其下庶夫往績歷歷可考

大軍倉庫記 鎮江代人

𨭖必補漏必葺風雨飄搖之必支掌挈惟恐緩家居者之為期
與子孫相終始北西則就東北東則就西移弊居完居安厝危
往往棟欲壓梁欲折乃去而徙他屋官居者之為涓涓者皆是

君子則不然居日必葺圍日必涉急公於私操心慮患泮然有
以異是大軍倉庫屋老矣脊頹厲風趾摧潰流其官不遑寧白
使長茶官朝聞夕報鼎新於多事之秋不日而成比舊益壯釐
于以見使長乎於其屬恢乎有容不蘄也若此因作而言曰奐
川泳而龜雲盤豈獨專美於唐三百年之名流也耶湖定辛卯四月 旦内記日

植齋記

山居玉立萬竹當蔟雷破山群蟄斯奮時稚子濈濈見頭角不
淺月驟騣拂雲亭在深巘日婆娑其下客有傳氏某適至拊竹
而作曰能自植者也余以植名齋盍借竹以識余所植則謂之
曰植立也致力於植則必有所立確乎不搖若頹瀾砥柱行富
貴行患難綽綽見於事修身齊家虛心勁節皆事也身修矣有
類乎猗猗介特不衡不倚不言而信不令而行曰齊家林林而
群矗矗不亂正家而天下定矣虛心若可以受道道集虛虛者
心齋也勁節則暑寒不移有常操也安節之亨承上道也具是
四德也王馬曹拔庶類而君之指以謂人曰何可一日無此君
天下後世至今莫能易雖然吾見始植而立求無媿此君矣未
見不倚不撓於晩節末路不自免庶類俱靡者善乎詩人之為
言也不差老圃秋容澹且看閑花晩節香當與孔子所謂戒之
在得同一関紐微此君孰與論夫植

碧雲藏殿記 笠輿

余既碧雲崇明蒙旬有七日會諸耆老及乂於其尊者商略一
家之政空所後先咸以經藏為缺典不覺喟然曰經佛言也言
心聲也在則入亾則書不尊所闡何以見佛心非藏何以庋經
非殿何以舍藏矧事不辟難勞人自逸非是役也繄我職耶
林之待用者振之不足則市之鎚撲櫛帯蓁斧斤一施輪奐在目
作於某年月日越明年九月日落其成然後屈衆力於藏雕鏤
塗漆付擅晴精巧者八觚稜稜玲瓏八面寳以瓊函玉軸緗縹
於戲梵釋之居殿止有巖堂止有容庫出內庖舂炊剪勞齊衆法

會稽焦務止於所司賓客檀施奔走給侍止厥攸處責堅好不貴侈靡與其過制孰若適中樓層閣崇戢戢璇題凉觀月榭炫耀浮俗得非眾人而役之何以聚人曰財財豈天雨鬼輸必首之不可必有之怪說申之以不可妄冀之甘言溫葬忽荒詭誑誦譸吾不知古龍象兕林塚對閻逆旅天地遽廬千古又謪也

寄印寺記 潮州

或謂梁武崇佛不永祚昭明造塔廟不永年使佛以祈益何益耶秦并六國欲帝萬世[illegible]弗再傳扶蘇胡亥壽考安在不聞使佛過秦築去仁義不施攻守之勢異也寄印昭明所造考訂舊聞索斷碑殘碣無所得埃壒埋古刻卧廡下洗刷而起之彷彿少師米公友仁小楷西南大長老華嚴公祖覺序寺僧行昭范銅為萬二千斤之鍾所由鑄大學馮公檝為之銘宏偉典贍言太子施園造寺今祠於東廂為護法主掌寺事者云舊有記聞諸故老罔知誰為碎於廣明之盜墜典未克舉盍嗣華嚴公大手筆倂二大士翰墨文采照耀於蕭寺寺檀越常選文章貽後世非晴報也敢請於是受柬而作曰此大道場肇自天監二年文孝皇帝居東宮時用祇陁大子故事以園為施時富名沈江總沈約在帝側豈兩公文字乎而泐於會昌例廢時抑夷於張雄猖獗時或廣明盜所壞皆莫得而知也樓殿崇崇冠冕衆刹跨龍庭面橋李翼車谿枕青墩梁曰報恩唐曰咸通悟空吴越時曰真皆禪居我宋錫今額會昌之禁解鹽官安國師嗣子如縱昌厥由緒克觀厥成土木金碧壯麗於前日既老而寂無着嗣子德會守成規惟謹張雄肆虐罵賊而死白乳湧數尺行欲與其屬三四輩整而完之至是三學比丘未始乏為天合賢首之學者相半衆[illegible]消裕者神異卓絶里社所嚴神異吾所不道由梁還今逾八百載成虧有常數武宗之毀武宗之廢也張雄肆虐張雄之虐也揆之廣明亦莫不然固已雲散夢掃吾寄印自寄印主之者存焉耳辭曰嘗聞蕭梁以弱為仁仁吾不知弱

是用評景臨天威頹不及仰惟其巍然夫豈弱喪文孝夙慧衛
鑒古制英蒐奇俶琫貫瓊濺手開僧圜如紙封林可禁不祥滌
湯城金弃德作咸引頖威逝德明惟明芳流世世曰縱與會真
奇男子縱舉百發會罵賊死握拳透爪嚼齒穿齦易地皆然不
忝厥生尔德尔心洎尔四衆高躅曷承企會與縱

江東延慶院經藏記

教有半滿藏無小大般若寶積華嚴涅槃合八百四十一卷自
五千四十八卷出近世蜀之昌州不動居士大學馮公以無量
壽願施五千四十八卷九四十八藏八百四十一卷亦滿厥數
往往梯此有大小藏之目非古也藏也者藏也涵容融攝為義
琅函玉軸則有海宫龍伯之所嚴秘密意玄義則存諸其人爰
有六智破塵出經會於一乘如海一味一盆香積飽均四衆貧
女寸焰不遺遐隱師子手足一金也江河支別一水也諦審機
器利鈍隨應玉象徹底偃鼠滿腹各稱其量乘此大乘至究竟
地豈丹雘金碧雕礱塗湅幻出龍鬼挾持凌空虗之所能彷彿時
有比丘名曰智日聞如是言矍然而作曰我之所居康廬送青
彭蠡關户賜號延慶巧當勝處嘉定壬午作此佛事明年落成
寶惟妙演書四部經則有智玉殉二化士厥惟鏄哉鐘鼓殿床
梵放薄雲妙高四朶夜摩諸天如風忽旋如海忽飜擺應無窮
尊一盡其極一機休復海瀲天碧八面玲瓏塵消鏡空萬目仰瞻
夙負慧習不鉏而拔信萌善穎油然發生審如所言則徒取檀
施靡金粟勤人勞衆從事於不急之務哉則語之曰吾所陳理
法界彼所為者事也實際理地彌滿清淨云何是中更容他物
事法界中或一其缺與輪弗馳隻翼不飛理隨事徧則逢原左
右事得理融則千差一照理事無礙事事混融則藏與經非一
非兩及彼塵者三無差别

陳致政施田度僧記

施僧欲其四事具足一意恭扣餉僧俾正命充滿邪解弗作舍

僧絜風雨飄搖之身亦洽僧拂妙觸宣明之跡至於度僧則如上
種種者一任於是教必尊僧蓋佛祖所自出度僧度佛祖也其佳
實於中苗非雨露之所滋耘耔之反時必槁於烈日萎於雪霜
又何所安集區區一舍家林林服勤稍顯異者皆良苗非恩需自
天則一伽梨亦何所安集故叢林有賢勞之澤等而上之逾一二
十寒暑乃能得就令得之必四十五十筋骸盡瘁欲求如佛祖
因地勤苦精敏時所為心至力殫何以至大究竟為大福田發
生冨貴壽考報効檀施毫髮反償如經所云可怖可懼爰有信
善致政陳公洞見此理捐膏腴三百畝歲度一僧芳聯世世自
一至多傳無有盡推此願力亦無有邊天竺巍巍靈山未散此
廣大心與山俱高閣廣堂助增壯麗光明熾厚婁嵗隨喜是
不可不書也噫塵勞之儔各知資生財知其豐勢知其崇業知其
廣位知其窮孰非為子孫計若螘蚿蹈而赴不知積而能輸輸
而得所歸於佛隴教觀家與佛隴之傳相終始獲善應於斯文
如公者鮮矣故吾表而出之為區區若蜣蜋之戒

通泉廣福院記

廣福皇覺院制度小而寂古翠屏諸峯皆歸彈壓輪嵗鐘閣普
門內院複道翼翼巋然門闥立數級之上煥爛照耀靡不華好
古殿再新諸莊嚴事如開眉目如被綺繡又如李郭一交旗幟
十倍精明紹槃倡於前祖因法一紹粢惠燈各致其力相與應
和成此殊勝法派宗鑑遠歸自南曆砌重門兩畫其巧踏鰲以
東幢刹鮮儼與午渡江時異僧来此鋤荒榛斬蓬藋草衣木食
而大有為十數傳後稍施鄉邑惠門蘭若思靜再振於唐之中
葉迨今鐘梵薄雲天當一方宅心純想進善悔過之地吾廬距
此僅一舍淪棄江海足蹟未始至端平改元秋鄉州某寺某僧
移書訪問生死屬予紀歲月意幾千年矣世果有千年之國乎
歷年之多莫如三代夏商之曆莫如周周之季建空名惴惴立
於地大衆冨強有力諸侯之上年不加少豈能盡八百之曆哉

揆之操捜朽者之言則百年之家亦復無有然則樹一剎於深
山窮谷更歷如此其久獨何如由吾師淑諸徒以戒定慧爲之
主慈忍精進爲之張正心誠意發其用以游人間世利已利物
以成厥志後世雖未必盡開盡明聞者不自棄自棄者虛也明
者不矜衒矜衒者賊也故能通神明行蠻貊久於其道而綿世
守若夫蕩蕩於強梁毀斥於雄罵如風吹光如刀截風持危扶
顛以大此宗以承厥終

禪龕龍院毗盧殿記

禪龕爲閩剎自唐僧文公文公道振自杜少陵由唐而宋其道
益明自漢中師古修信師因麟菴悟開繪公像律者法印請紀
其事刻諸石悟超者出凡土木金碧壯麗皆其所成就晚乃作
毗盧殿幻花藏世界海莫不備悉權輿於淳熙辛丑越九年始訖
事實鏞菴策其勤乃大作佛事施百物於同衣而落之芝菴龕
趾嘉應若臻不可以一二數人以吾宗人喜言誕尨故不錄起
質而不文游人間世惟一真實以真實故感人也深苟不合諸
心必言其所不合者侃侃不小下雖負固好勝罔不服故集事
先難後獲不計疾遲志其成而已殿之成也榜曰毗盧遮那云
者竺梵之稱中國譯曰遍一切處語其遍則無乎不在其在也
無所不遍大而無際小而無間雜花所謂三際悉在無有餘作
而象之理亦左矣雖然盍觀夫遍與在乎一滴一消具十香海
一塵一沙弥盧咸在十虛混瀁而莫見其餘毫忽微眇而莫知
其欠一椽一瓦尺丹寸碧孰非莊嚴藏大樓閣得其門者雖宗
廟之美百官之富何以加諸不則號不云乎積行菩薩曝腮鱗
於龍門上德聲聞杜眡聽於嘉會故系之以辭辭曰
覺雄富貴戴諸雜花帝網重重幢剎振華天人鬼龍肅而不譁
一音震潮洗空萬差爰及後世模倣百爲雲母水晶琥珀琉璃
匪雕弗塗匪巧弗施美奐美輪雲繞璇題惟道人超身如椰子
云胡成茲大功德聚惟其有忍砭若砥柱百阻不移以願力故

一殿之作曰惟艱哉載賈餘勇衆善克諧民之秉彝本自固有
揥以善境日勉日懋

江西後城觀記

旌陽許敬之斬妖劍血未洗江西一道被其惠莫枕者幾何年
矣昔晉至慶莫不葺觀關嚴醮事以禾其思某觀則唐魏鄭公讀
書處故其曾此築壇場拜北斗前臺後城山如髻鬟水旱必祈
扎瘥必禳子息必禱禱輒響昔唐某年賜額爲觀住持者曰李
大業胡濬指則爲之副居無何遊迭而逝京濬文又繼之振墜
起廢殫力不小懈胡紹宗則結萬善人聚施者與土木營春炊
棲道侶擇其善者分掌出納既罹兵火堂宇復整葺稍刷鄉來狹
陋之恥松蓋竹箭幽草怪石迥與人間世遼邈年七十七則畦
芳浚碧曲水泛舉養恬育和泊然頹然游於造物之表壺中有天
以佚其老吾嘗聞旌陽在時言其身後當出八百地行仙尋師豫
章江沙過井口則妖孽興人吾必再出觀夫樓居列仙在天地間無
別營獨排患難殄災異安生人爲已任滿足功行爲釣天廣樂之
歸昧者昧此方疾其奉安之後不知崇德報功不如是弗足以
揭虔妥靈辭曰
道固在人人則遠之人不即仙惟仙即之猗歟列仙不與世絕
志存生人隱顯殊撤巨妖既血發蹤撤蒙行不厭高功不棄豈劍
飛上天龍光欻日鉛今繹思尋刻舟蹟風清玉虛月滿瑤壇繹
蔚霓旌冷然徃還

寂照院記

幢刹盛於典午大備於蕭梁佛圖澄天台顗所造幾百尺椽片
瓦皆有深重願力不計百艱而後成眡長安富貴人崇先香火
非不壯麗勢窮力巨氣雄熖熾咄嗟可辦畫簷繡棟絢燦山谷一
再過之已有間矣又過之則圮弗治甚者逐其徒而家焉更甚
則撤椽梠挑瓴甋無所不至勢力之與願力遼邈如此寂照院
之作惠迪師因其先富儲蓄基造寺亡役君子謂其不負所託

遠近響應百堵皆作殿以舍佛閣安千佛經藏載三乘堂廡廊
廡容衆四事凡所當有靡不具權輿於嘉定七年八月越十三
年而落之淛江横陳潮聲與梵相答吳山萬井越樹如髮風
帆沙鳥倏聚忽散漁樵響沈可禪可燕車馬喧止可誦可讀延
騷吟可以寫壯觀待雲水可以暫盤礴一香一燈皆壽聖人福
兆庶及其親族檀施之存亡不留一簪直使後人三常不足驕
客不萌於胷中却步反求以為道毋貨殖為拔貴鑽勢之具毋
詔誑為王化之地惠通師嘉與徐氏子為鳳鳴惠雲院清抃弟
子坐幾臘年七十三辭曰
崇宜充耶或宜楞耶不楞其充豈真出家荷擔所先豐乃儲蓄
我則捐之樹剎結屋相厥攸處大江之滸匪侈惟壯帡幪風雨
有來水雲悠然幢幢解腰午鉢投棲晚鐘七尺單前疊足巍坐
月蒲璇題孰與分破振策舍衛滿容正觀美見宗廟富窺百官
我作是說應無所住拍枕潮聲是真實語

明真宮記

寧國明真宮成維非真牧開山而本起之因自真牧寧國之逢
維自真牧而其有以自致者易災為祥晏格於中壺變陰為晴
蓑見於郊祀密賛慈明靈異外著未易一二數錫號不名于以
示尊禮革庵為宮于以昭寵數特旨蠲免于以防誅求親洒宸
翰榜其宮而雲漢昭回于以旌其法裕以倉廩聚其徒而學徒
華止于以致其久非神存攘居蹟在宮菝持心純一與道冥契
何以得此經樓華閣左右翼翼方丈齋堂各有攸序簨簴樓鐘
朱絹在田星疏我我象簡雍容日洗齋鉢逾半千指至於九宮
撥南畝之賂鉤學其道者數百掃建炎殘虜之燼則武當紫霄
一新佑聖上昇之地長森萬歲武昌太平九江壽聖是二者不
特土木金碧之助抑奏錫奎畫以鎮之疇一明真哉蓋其量大
而志平緣勝而事從蕩蕩弗偏泯是非利害之畛齊物我於今
適其適之地法宜識載以俟千載一時之遇俾居是宮為是道

清淨齊潔於無窮以貴坤寧聖人成明離之義而母儀天下如漢
孝景皇帝竇太后喜黃老言卒收修文偃武之効不然何以爲
游之日於明真猶拳拳不能忘寧國勸懲上言老之請以住
持事按其德通妙大師前守一明真大師趙守正則副之井井
有條理如寧國無恙時寧國真人王其姓宗戊其名於真教爲
第二世瓜佚綿綿嘗有大其家者

西亭蘭若記

詠禪師號舡子蜀東武信人在藥山三十年盡藥山之道逮其
散席浮一葉往來華亭朱涇上下百餘里林塘佳處意所適則
維舟汀煙渚蒲間詠歌道妙其言與誌公玄覺諸老脫略筆墨
畦畛處若合符節識者味其滿舡載月未嘗不歎其汲汲於得
人以爲不負祖宗訂夾山去後覆舟而歸乃知佛祖在人間世
斷無他事西亭三詠照耀天地與乳兒竈婦能歌之即其言觀
其行凜凜所不死者不與凡輩共盡自是松澤之水益明秀至
今稱水國名勝一經品題千古改觀妙賢企遺烈結茆於詠歌
處曰西亭蘭若樊圃樹藝一竹一石皆有次序萋芠浮實蘋藻
交映落帆半夜荷笠亭午開扉相延抵掌嘯詠真遇如舡子者
求一言之益而拔俗於千仞之上使其徒若圭問予所以相遇
之道則謂之曰舡子之昭昭如日麗天爾之拳拳如水在地彼
以不息照臨以不息流注均是不息之道故曰天行健君子
以自強不息又何俟一語之益然後爲得哉書以授圭使歸以
告賢

雲安德奘藏記

佛菩薩語無乎不在窮山邃谷曠負奠遼闃靜勝林野諸漏永斷
者所住處靡不有龍宮一函八十卷則於龍伯宮茫茫焉蹟一
幢一刹未遊不具純陀供後則曰鹿苑初轉鶴樹終譚從始自
終不說一字結集爲經文從爲律昭昭揭日月後之論著更相
發明合而言之總曰三藏琅函玉軸煥發心目其不說者了無

餘欠雙林大士特出新意刱利夜摩及與四朶龍天鬼物扶持
凌空虛載之以輪發之以機樞正厥中其應無盡自梁至今茲
無有終有大施者是謂吳桂住蓮子國開此真說既聞是巳宿
習開爽不謀不評欲顯此妙擲金如泥鳩工如雲入林選材作
而象之藏以度經殿以舍藏幻五十三大士於其間諸莊嚴具
一一攝是自乙酉春逮庚寅秋厥功告成會建龍華以落之誌
予出三峽罔不挂鉢問舟能言此段奇想象輪奐奐不冥見德
英比丘訪予於蜚来隱居述經始之勤信紀歳月之請以侈吳
君之施爲之辭〻曰
兩崖東江萬馬駭奔灩澦豪據一淯不渾遡流以西江樓對飛
碧瓦參差子規夜啼翼然拓提薄雲梵放籟虛不鳴山杳酬響
龍藏斯作爰栽梵文使聖人尋轉如是輪如轉金輪王四天下
物〻化成賢聲遺野幻小白花與彌勒龕俾一生佛叅五十三
此華藏海莊嚴殊特攝散亂心以珍姿歷砥山矗〻蜀江流王

此輪載旋何千萬年

欽山禪院記

建炎末荊湖南北列剎燼於賊環千里爲盜區豐之欽山在唐
咸通爲大蘭若宜先羅此酷時人命如葉州郡閉闔自固坐視
列刹掠焚蕩方逼辯曲譚聊忍須臾一馬渡江再造區宇遺墟掃
礫前榛棘圖厥修復當紹興初楚安方來栩僧堂藏殿廚庫大
殿法堂則枯木誠作於乾道丁亥紹熙改元宗譯建三門鐘閣
逮嘉定辛未善應文蒿諸天閣五百阿羅漢殿至是稍復成通
之舊閱數傳歷百艱摧折於奔馳挫抑於留難莫知其幾也僅
克成之其它力弱寡助遂爲強有力者攘而湮沒者何限先是
枯木鑿池瀦水溉田使穀不橋借穡禁禾捕示人以好生之德
清心亭古溪橋則憩遊觀者登眺於觴詠吟嘯土木之從至
是不可以加矣昔欽山真邁往之氣死於德山甦於洞上眛之
以爲羅治於德山殆不知其從容駕兩雄之時尺䏚　直前

徵巖頭孰能采其剛挫其銳雪峯逶迤曲折養其胸中所未發
終至大究竟後世仰之如華、嵩三峯峭峙半天上清風冷然可
望不可及故書之使講古尊德之士知師友淵源之正因作而
言曰三峯青中雄峕三人播德可侔是謂欽山雪峯之與巖頭
白日西頹黃河北流天地所不能老兮稟乎千巖之秋

苕亭藏經記

非耳目所及不近人情苟可以須洞觀聽雖愚無識知罔不曰
怪曰誕其事著其蹟章十指十目無遯形則市虎投杼何自而
信於是有誌怪者焉某年某月日梓之苕亭雲溪洲渚間黑月
夕如晝溪民望感聞有司使即光所自發而觀焉纔一尋許得經
一函龍貯般若華嚴寶積涅槃合八百四十卷屬李太賢安奉於
家粘綴完輯歸於圓覺精舍道隆比丘造殿建藏護持維護幻
十六應真環四壁千手眼大士居其中蜿蜒金虬繚繞朱柱慶
元二年三月十二日樹嘉泰三年九月十四落其成予先人蜂

盧距此兩舍許淪棄江海未始見此殊勝莊嚴隣里人來中朝
能詳其說適契某人之請爲之記系之以辭辭曰
什公斷經於秦奘公載經歸唐竺錫振華華竺相參分布海寓
雖三家市兆若鐘梵之地靡不具較之五竺十不二三奘公之
西心傳賢公賢以七象載貝葉華其歸兢伽過風淪于河譯於貞觀
者般若楞嚴心經諸部而已太宗文皇帝序般若房相國融筆
受楞嚴今茲水滸所出般若六百卷在焉豈偶然也哉言心辭
也瞿曇太宗之心卓然獨存於天地間天地可壞此心自若也
豈一塵一砂所能錮終使之潛照而不耀於世耶揆之以魯壁
汲冢非人力所能也

褒能寺記

苕雲間雖蕞爾拓提輭擅林塘之勝褒能迥南林梵放市聲相
喧雜慶元二年僧彥康白禮部請今額於故宋少師恭敏公吝
火寺首建法堂庫院未幾而彥康寂自是數年室廬翼翼脩廊

廩庾庖湢垣墉四周棲衆之具罔不有復敞華閣擬天台方廣
爲半千開士分身應真之地如佛世比丘日赴四天下供作然
福果後先歲月則載諸梁題較千礎萬栢大叢林則具體而微
而一日必葺之戒庸敢或墜寸椽抔土皆自普明出嘗語予曰
始予徒手來自盤官而借於此痛康之緒績弗嗣遂然五栢繼
以一目誓續先志志大力弱曰惟艱哉如蜂采芳釀爲蜜不
務旨蓄何以集事珍苑名葩籬落野叢擷英獵奇取不務多冒
甘飲裕於露夕霏沾曝寒燠日計不足月計有餘且旦勞苦弗
憚也遲其成劃而蕆諸以足吾用蓋嘗聞諸乾老云錢如蜜一
滴也甜吾則曰密如錢一錢不浪費盡以作此土木金碧光明
殊特大幢刹吁三十年矣　九年之弓精盡於此矣予以拓壽
域墾福田俾嘗獵之叢一色一香稱法界性隨其心物應所知
疊根莖枝葉華果敷實與此山相終始若夫掠功以美己衒能
以侈譽規利以豐家肆誕以說俗皆非吾所謂道明雖不敏不

忍爲也爲我記之俾後之有此居者知廈屋之爲榯椽徼懼修
省爲佛之所以爲佛者以當施者之心思普明之經營結搆之
難也如此

證覺懺院記　華亭

佛世淳俗如結繩過則許懺一經懺摩永不復作再則擯斥不
入衆數佛滅度後人無所依乃詣上座或詣佛菩薩若諸天像
作佛在想收攝散亂兩莊六根發過失因緣發無隱祈哀請命
洗濯刮磨不由往轍生則自列死屬後人掃清積瑕不留宿薷
絕輪回根洄生死流漸江東西此法特嚴長期短期各有常軌
於戲擾擾萬生逐順而往順輒弗常必以逆逆理逆則升如是
畏轉旋就累業紛於消埃久而等深潮五欲漸增九仞巍愚公
浸移精衛力填一跌一溺沈墜罔測於是有菩薩僧作長生懺
摩悠此淪沒以日夜六詩誓予生生此錢公某許公某長生觀堂
所由倡普照寺紹隆比丘所由和徧和諸檀布六殊勝經營結

搆起巳廢之剎於闤闠是難能也隆戚度而修定作殿堂廊廡
廚庫凡所當有者悉具然後敞華閣舍無量壽環以住世應眞
樹千手眼大士與閣稱稼有田樵有蕩徽鐵許振其始隆何以
奏厥功徽隆成兩禮越之志定何以承厥終舊寺曰無礙浴院
太平興國二年施徐可淨舍宅建大中祥符賜今額今爲長懺
觀堂一法也匪濯熱午氣必暍不浣垢膚膝必盾何自而知妙觸
宣明成佛子住懺淨心垢悔滌熱惱穢濁盡除入清淨覺莫非
今昔正信願力冥契而宿緣所追再振法緒扶此勝幢惟此勝
幢如日之暹如月朣朣與國同休與天無極施者受者亦復如
是

普照寺千僧堂記

堂容萬指夷於某年之冠亦既久矣遠人偉其名至是務先覩
爲快今也漠然人以其名在而實亡也乃與柳〻州鐵爐步志
同按崇教大師祖祥寺之楨幹娠此缺典聚族而謀曰有志者
勇有爲樂施者不吝嗇吾僧於此逾四紀凡所與建根椽片瓦
罔弗與舍我事罔集且吾生平不妄受〻則必辨禮義而不及
私信稍孚將有以相吾志誓鼎新以終吾老市材鳩工正信響
荅輸貨惟恐後權輿於嘉定庚寅春仲輪奐於辛卯季秋越明
年而崇教寂又明年雪脊界天璇題闐𦘕翼〻前榮設坐備物
靡不具嗣孫智淵能繼其志而復其舊成不愆期美不踰制惟
壯惟固弗事後靡窗牖洞啓床榻衡直匪雕匪琢隨宜加飾華
鯨乳月鉅鏞橫撞鮐背在前犀顱茁霜栴檀無雜楂蕃有序本
無位次如法而住十利五觀敢忘講明以福吾親以康兆民謂
吾素飡吾飡罔素於昌明時容贊潛輔

華亭南橋明行院記

華亭圖諜載春秋時夫差三女子葬田曰三女堽聲詩則播諸
唐令尹詢宋荆公王介甫都官梅聖俞邇堽之利曰安和石晉
天福五年蔣漢珹環堵中芬陁利花擢於陸聚族而謀曰是入

吉祥六殊勝㕙盡施諸釋梵家遂基此役楨幹於是者曰本立
病潮嚙岸址白漢珹議徙于此改曰明行用鐵中令歸朝所請
之額堂宇樓殿金碧煥爇雲棲鴛鈗月行璇題具如經說九所
當有罔不具藏乘二千餘卷橐栢大士華嚴合論在焉鍾梵壓
万籟爲一方宅心純想之地遷善遠罪者咸知鄉方一燈長明
四檀委輸規矩準繩有條而不紊五季方中水立晝昬眞人應
期民登衽席聖聖授受逾二百年未聞識載固自若也云胡慧
日求紀述爲日曰故國喬木其大蔽牛其高垂雲可無封植曰
奧懲長風雷之鼓盪雨露之膏沐而至此也一刹百堵容數千
指功倍封植惠戒剪伐人天之所瞻龍象之所懷不啻故國喬
木罔知創業之囏難則將怠乃訓盡講明以詔后世不亦可乎
因其說系之以辭辭曰五季中民迯邅沸如糜號無天中令君
吳越錢奮一旅圖万全玉節勁金城堅王海國遯中原振義聲
開福田空寂崇經奧傳幢刹建泉貨捐爲帡幪持危顚與誓子孫
銘肺肝摛錦綉包山川歸有德同永年帶如河礪如山與並乹
無黨偏

北磵文集卷第四終